

輯壹 舒東

舒東

微涼的早晨，火車以規律的節奏駛離城區，窗外風景跟隨列車前進的速度不停地後退，熟悉的盆地被遠遠拋諸身後。我喜歡漫遊，恣意想像會碰到的可能和驚喜，然後勇敢地啟程，這樣不具目的與無刻意的規畫，常讓我遇見生命的好山好水。每趟的出發，雖未知內容，但單純的欲望使人安心，恰似一張通向綺麗未來的請帖，邀我心甘情願前往不同的他方。

這回也不例外，當故鄉對我發出邀約，腦海浮躍出綿延的山巒、絢麗的海水，我想起睽違的聚落，渴念金瓜石的模樣，黃金博物園區內模擬的採礦坑道，以及童年的黑屋頂。

抵達瑞芳。步出車站，幾隻麻雀停在電線上，如五線譜音符，讓心情雀躍。婉拒了廣場攬客的排班小黃。一個人的行旅，正適合悠緩。客運出了明燈路，偌大綠盎蔓延，一路蜿蜒，依山勢而建的民居與草野之後不遠處，是綴點著三兩漁船的寶石藍海面，在初陽照射下愈顯光耀。原來，不用徹底離開臺北，也能徜徉於如此的天寬地闊之間。當客運駛入金瓜石，彼此依偎的黑屋頂，宛若向人傾吐聚落的興衰，我聆聽，同時踩踏幾階路坎仔，走進一幅接一幅的風情。

從長仁社區朝海邊走，沿途的溪流，水裡的岩石色彩，皆是濃稠的金黃色。我順著山路走，經過黃金海岸，因位在車如川流的公路邊，一般遊客多不敢靠近，只能在遠處取景，天朗氣清的日子，海面會呈現金黃與寶藍兩種色彩，就是一般人說的陰陽海。復往前行，傍山而建的黃金城堡，記得以前大人總禁止小孩到附近玩耍。舊昔，巨大的選煉廠裡，機器晝夜運轉的廠房，一開工便黑煙漫天，廢氣沿山壁的廢煙管排至山頂，使遍山寸草不生一片焦黑。如今，十三層遺址也好，廢煙道也罷，兩者都因年久失修而無法開放，徒餘荒涼的外觀讓人追思。

當年，臺灣人聚落位於日本人聚落下方，從前的金瓜石醫院後來改建成停車場。往下走有家兼賣蔬果的雜貨店，昔日唯一的診所就在雜貨店隔壁，小時候，外婆還背我去看過醫生。再向前沒幾步路，會經過真心咖啡，斜對角是早年的「永端商店」，販售著糖果、麵茶、彈珠汽水，後來改成「阿嬤柑仔店」，是每個金瓜石小孩共同的回憶，放了學就來買零嘴解饞。二樓有漫畫、小說出租，店主人說她七歲便跟父親在金瓜石落地生根，自日治時期迄今，見證祈堂路的榮枯，可是聚落的小學生寥寥數十人，觀光團也不會到這，時雨中學的學生又得住宿。柑仔店究竟能再守護老街多久？

踏經小橋流水，偶遇一對拍婚紗的新人，青春盛開，妝點老了的街容。往上行，尚在整修的三毛菊次郎宅。紅磚黑瓦四連棟。嵌在堅毅的土地，領人讀寫小鎮歷史與新聞。

成排的商號，開落於老榕樹前，其中一間展示礦石的店吸引了我。看有遊客因沒買東西而不好意思站近，老礦工阿沙力地扯開喉嚨表示，礦石有鍾意才買，聽故事免錢。他咧嘴笑說別輕看這些不起眼的石頭，少年時除靠它溫飽自己，也栽培子女生活。陽光灑在他身上，映輝歲月刻畫深深綳紋的臉容，如同一生胼手胝足，看山吃穿的寫照。

靜好日照，就著早年的礦山芳華，拓印在長長的金光路上，透亮著璀璨色澤。光陰，旅者，古往今來。過去，挖金礦；現在，採回憶。昔往憑藉沉甸的礦石訴說歷史的真實存在，沒有任何景致能和它相比。

午後的金瓜石略顯慵懶，遊客在金采廣場內體驗淘金趣，「哇！」一聲，有人淘到沙金。恍惚間，從前金瓜石六坑發現法馬丁礦，被譽為世界最美礦石的浪漫，浮現腦海，可惜此榮耀並未替聚落帶來安慰。「儘管拚搏一輩子，我們徒具房屋權，卻無土地所有權。」記起方才老礦工提及此事，他眼底失落，我不免心疼。有土斯有財，我默禱百姓盡早享有還土於民的權益。

翻看一頁又一頁存留日治年代的身影，期待更多遇見過往。我繼續朝前走，爬過好長的石階，座落五坑口的黃金博物館就在眼前。黃金博物館一帶，是最容易讓人感受到昔日淘金熱潮的主題園區，以本山露頭下方的博物館為中心。曩昔這裡還是金瓜石的舊車站，但幾無訪客。好在前已故的瓜山里里長張文榮，希望留住礦山歷史，不斷堅持與奔走下，改建自戰後經營礦山的台灣金屬礦業公司事務所的黃金博物館，總算於二〇〇四年落成。

博物館一樓，展示礦山工作情景，有礦山歷史及工具的展示，二樓則陳列黃金藝術，黃金飾品，更有刷新世界記錄，重達兩百二十公斤左右的梯形大金塊讓人參觀，三樓則是淘砂金的體驗活動。出口的附近，放置的是日治時代，幫助礦坑空氣循環的日製壓縮機。隨從人潮隊伍，讀閱昔時老照片、開採的器具，縱使增添諸多挖礦的知識；然而，在室內吹冷氣，隔著玻璃櫥窗的紙上談兵，並沒縮減我與山城的距離。有關採礦的生活，我想再靠近。

於是，參觀完黃金博物館之後，預備到本山五坑的坑道，為使民眾體驗坑道作業，五番坑道已整修過，遊客只消戴上塑膠製安全帽就可安心走在其間，與空氣污濁，步履難行的早年坑道形成強烈反差。

聽說日本時代，台灣人礦工在礦坑裡工作之際，常會哼一首〈安全歌〉：

提了燈來走進峒	先看燈光明不明
洋火隨時身邊帶	飯盒手巾要紮緊
腳下踏實頭當心	轉彎抹角防身碰
大巷保讓人人責	見有斷裂報告明
吊井梯道攀登難	切勿爭先恐後行
先拿石頭搞風管	打聽上邊有無人

修井翻石等工作	聽到問訊宜暫停
要將工具搬上梯	最好能夠用吊繩
工作面內工作苦	燥濕布調應提神
岩塵飛揚煙瀰漫	戴上口罩才衛生
鬆岩浮石處處有	拿起燈來仔細尋
扞掉浮石去鬆岩	為己為人公德心
砲眼老孔多古怪	也許爆炸砲未鳴
切忌鐵杆去拖動	處理不慎易喪生
大埤解石與放砲	謹防碎石飛上身
溜槽抽砂防跳石	免使傷骨又傷筋
孕婦身重行動笨	既不竭工得謹慎
萬一碰傷或跌倒	母體胎兒兩不幸

看著歌詞，陳年況味湧上心頭，可惜曲譜已佚失多年，無法哼一段應景。太平洋戰爭後的臺灣，女性、孕婦為討生活，入坑工作的大有人在，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才被禁止。走進模擬的本山五坑。黝暗潮濕的坑道，毫無預警地「砰」的巨響，帶我穿越時空來到疇曩。肉眼無法透視的地底孕育金礦，若非礦工藉由綜橫交錯的坑道開採，深埋的黃金無法見天日。隨感應式語音導覽，我刻意放慢腳步，安靜地感受礦工在坑底開鑿的光景，好奇著往內深掘的性命，挖出的寶藏，究竟是瑰麗或滄桑？

在滾滾的落石聲裡，我看見礦工冗忙的身影、專注的臉孔。從架牛條預防岩塊掉落。風鑽機鑽孔。裝置炸藥爆破。清理廢石。選礦。血汗的投擲，生死的搏鬥。當年資方雖只收礦工炸出的大石頭，小碎石可讓工人自行帶走，許多人也拿提煉出的黃金到銀樓換取家用，乍看像額外的小費，惹人羨慕；但只有礦工曉得，轉身開礦的當下，無論本地礦工或外來散花仔，皆無人敢馬虎，萬一繩子斷裂整臺車摔落坑底，就算挖得再多的金脈也沒命享用。

對所有的礦工來說，任何職災引發的後果，不管缺胳膊或斷條腿，等於失去謀生的能力，殃及整個家庭。挖掘金脈縱然歡喜，但能平安出坑，才是對礦工最大的收穫，也才有翻身的本錢。

步出本山五坑，朝右邊拐個彎，往前直走，晃來金采賣店挑些獨具礦山特色的伴手禮。流覽展架上陳列著以聚落為主題的馬克杯、名片盒、筆記本等商品，一個古銅色鎖匙圈攫獲我目光，浮雕本山五坑的圖案跟文字，其上竟鐫刻「九份」二字，我啞然失笑，不知金瓜石的礦坑，何時攀山越嶺去到九份落地生根？

或許時空在從容的遞嬗過程搬演的滄海桑田，趁我尚未察覺時，就輕悄地易容成另一個幽默的分身，童心未泯地穿梭於巷弄間。果真若此，天地之客旅又何須過度拘泥各種無傷大雅的排列與組合？

臨別前，來礦工食堂用餐，打開包裹布巾的便當，咀嚼飯菜，遙想炸山的古早，那在坑道吃午飯的礦工，空氣彷彿夾雜彼時坑內高溫導致的便當酸味，礦工仍認分地草草扒完飯盒，繼續上工。對比桌上新鮮的盤中飧，我顯得幸福。

天邊被落日燒得火紅，我擎起相機，仔細地把眼前的山與海收進視窗，赫然明白，每次出發之際，也進行著返回，或飛翔或降落，積累成一張張，安舒生活的請柬。

採金片段

喜歡聽故事，尤其關於這座充滿各樣傳說的礦山，只要大人一圍聚開講，我瘦小的身子便鑽進當中，阿公會抱我坐在腿上聽大夥閒話家常。然後其他小孩也會跟進，有的搬來矮凳旁聽，大人看有孩童，總會要求講些挖礦的過去。

第一次看老師拿著一塊其間閃著金色光芒的礦石，解釋金瓜石的地名由來，一九三三年日據時代，當時是昭和八年，由台灣總督中川健藏下令取名「金瓜石」。在這之前，黃金早跟這個小小聚落脫離不了關係。我對趕不及的輝煌時代充滿好奇，特別是深埋在地底下礦脈的金光乍現。一八九〇年夏天，八堵車站架設鐵橋的工程正在進行，某日吃完午餐，一名工人拿飯碗在河裡清洗，意外地看到水中的砂粒在陽光下閃爍著。監督此工程的郡司李家德曾參與美國舊金山的採金，當他看到從河中淘起的金砂，直覺基隆河可能是黃金河，消息一出，各方人馬從四面八方湧入，包括腳踏實地的農夫也捲起褲管，拿起工具往河裡撈金，據當年美籍的旅臺記者描寫，那時基隆河沿岸擠滿淘金客，小型簡陋的茅草屋陸續在岸旁搭蓋，從七堵順流而上到現今的瑞芳，淘金潮一發不可收拾，有人索性就睡在河裡的小船上，連家也不回去了。棄農採金，整天不擇手段地濯砂煉金，貪得無厭，使無辜的砂金層遭殃。原有的樸實變調，偷搶的事件頻傳。

露天礦脈的岩嶂形似南瓜，居民就用閩南語喚它「金瓜石」；可是也有人說除了形狀，也由於礦山土質呈現金黃的顏色，因而得名。長大以後，我開始查詢金礦初被挖掘的起源。朋友一直以為我對史地有濃厚興趣才樂此不疲地勤做功課，殊不知是因為金瓜石是我的家園，長大後對故鄉的依賴日益濃厚，若無親自探查，單憑片面的報導，就像站在一棟高樓上，我看得到上面的風景，但對於它的根基一無所知，我仍會感到不踏實，不確定建築物是否安全跟穩固。我不斷地追溯故鄉的過往，無非想了解自己的根源，我生長於何處，那裡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時光的鏡頭再往前推進，位處基隆山東邊的金瓜石，金脈低調地埋藏著，沒想到乏人問津的聚落竟衍生出繁華似錦的年代。當年金瓜石的傳奇性隨著不同的穿鑿附會，變成眾多懷抱發財夢者的必爭之地。在基隆河岸淘金熱沸騰之際，有人在溪澗拾著一塊礦石，經朋友鑑定是金礦石，許多人就結伴來到金瓜石一探虛實。然後傳聞林英、林黨兩兄弟發現小金瓜附近的礦藏並私自偷挖，得手黃金至少上千兩。一八九三年，一位潮州李姓農夫於大、小粗坑發現溪內含金，循河向上，在九份山頂發現小金瓜露頭後，又引來大批淘金客，以小金瓜露頭為主軸開挖，接著金瓜石礦床被找到，原本沉寂的山城頓時熱鬧異常。

至於，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臺灣連同整座黃金山被割讓日本，廣為人知的金瓜石與九份，甚至水湳洞的金、銅等礦進入下一波的挖掘，那又是另外一頁歷

史了。

山與海之間

宛若大肚美人山的鮮明輪廓、或青或白用來區別身分的簿本、不遠處定時的炸山響，皆鑲嵌在你靈魂深處，這些風情變成一幅值得珍藏的浮世繪。隨著那輛載著隻身家當的小發財車駛離的是青春、父執輩等親友相繼謝世的傷悲，時空遞嬗，它們沉澱於時間的長河底，經年累月昇華為一種力量，帶你繼續向前邁進。在城市拚搏的漫長年歲裡，曩者根植於心田，甚至彷彿擔心遭遺棄，不斷藉由電影、新聞、廣告等方式，發出一張張的請柬，呼喚著你。

過往歲華是預約人返璞歸真的鄉愁，而你的本身就是一則鄉愁，由淡漸濃。記得古早時在山腰以上是聚落的市集與做買賣的五寮仔，而山腰底下，則是被內、外九份兩條溪流圍繞，整個山坡遍布礦工宿舍的青簿仔寮。經濟貧困的早期本地人多為白丁，為方便工錢與物資的發配，會社用顏色做登記，資深礦工是青色的簿本，年資較淺的簿子則用白色。蒙父家多次挖得金礦所賜，阿爸跟尪叔皆有機會讀書。黃金讓家裡不致斷炊，而青簿仔上的每筆帳，每月也總能按時結清。平素，大半是父親上金光路去找尪叔談事情，順道去俱樂部帶幾個你愛吃的饅頭回家。而某天尪叔在坑底挖到的金礦，像投下的震撼彈，在山與海之間。

你不會忘記發現金礦當天，尪叔歡天喜地的模樣，只是不知打哪探來的傳聞，他聽說礦脈有囡仔的頑性，若不管教，白晝被發掘，晚夜就消失。於是，待金礦一煉成黃金，尪叔沒立刻換現，反倒藏在家裡，拿根藤條圍著真金繞圈，揮鞭厲聲喝斥：「金仔，別逃！敢偷跑你就知死！」如此數日才把它拿到銀樓變賣。自此，尪叔再沒進礦坑。黃金變現金的翌日早晨，尪叔突然發高燒，送到醫院時又陷入昏迷，經過急救處理，轉往臺北的醫院。命保住了，可是尪叔卻成了親戚裡的拒絕往來戶，長兄如父，阿爸接尪叔到家裡同住，彼此卻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每天，尪叔將自己關在房裡，重複碎念：「金仔，好膽就出來，不准躲！」不只一次在房裡找不到金礦，跑去問左鄰右舍是否有看到？被阿爸哄回的尪叔，激動地吵著要金子，阿爸只得用礦石搪塞，尪叔用筷子不住地敲打：「阮的心肝金，不行再偷跑哦。」時笑時哭，直到累了便揣著它睡著。

礦工人家的夢魘，採無金，恐積鬱成疾；採著金，恐樂極生悲。而這樣的悲傷不僅是尪叔的專屬品。時序流轉，日子如常行進，尪叔的記憶卻一直留在他挖到金礦的當時。已過志學之年的你，戴著頭盔、手持礮火燈，偕同大人們走進礦坑。跟著阿爸的腳步，穿過蜘蛛網般遍布寶礦的坑道，阿爸說在礦脈區有時會直接看到黃金。往前數公尺，他指著右手邊的山壁跟你說這就是金礦，眾人沿著牆壁敲打，將石頭鑿開，然後進行分類。你想著自己一定要努力挖出黃金來，將它帶回家送給尪叔，這樣他的病說不定就會好起來。你好奇壁上許多赤黃、棕紅的岩石，阿爸說因為金脈周邊有黃鐵等礦物，加上地下水通過，風化後就變成眼前

的顏色了。

原礦究竟長什麼樣？是像坑內的岩塊，或如剛提煉的黃金？你打算下工後去找尪叔問清楚。山頭被雲霧籠罩，透著神秘。乍暖還寒的黃昏，領班傳來尪叔跌落山谷的噩耗，被人發現時，已是一具失溫的軀殼，經過勘驗後確定尪叔是因不慎失足而墜谷身亡。處理完尪叔的後事的那晚，阿爸整夜待在尪叔的房裡喝酒，手裡握著在尪叔口袋發現的石頭，一顆顆地數算，如回顧一幕幕手足之情。「跟細漢同款，去哪都沒交代，出去也不知轉來……」阿爸弓起的背脊，如丘陵在孤星下起伏，伴隨著嗚咽，像外九份溪，深深淺淺地流淌在你和阿爸之間。天亮之後，阿爸沒再提到尪叔。往後的日子，你們按平日一樣上工，與過去不同的是阿爸沒那麼賣命挖金脈。清理尪叔剩下的藥，對著餐桌的空位，你知道尪叔永遠不會回來了。整個礦山漸趨平靜，由始至終，彷彿尪叔這個人從沒在這土地生存過。

生命中難以承接的，不論輕重，皆無須刻意去記住或遺忘。尪叔說過這山有取不完的黃金，金脈遇到對的人，會不斷衍生出新的礦脈。眉飛色舞的表情，像一生就是為淘金而來。想起尪叔，你不知怎麼就聯想到《臺灣雜記》所載：「番人拾金手上，則雷鳴於上，棄之即止。」如果尪叔沒迷信傳說，能否免於那場連醫生都找不出原因的災病；如果尪叔不執迷採金，可否當個平安的礦工，直至壽終正寢？山櫻開滿了樹梢，阿爸帶你去採集礦石標本，老練的他敲落堅硬的岩塊，一疏忽，手被石頭劃破，滲出鮮血，搶先你一步反應，阿爸抓了一把泥土糊傷口，「小傷口，不要緊！」他自顧自地說著，像只是喝水不小心嗆到。回程，行經當年尪叔失事的山邊，阿爸把步伐放慢，佇足，和你不約而同地望向山谷。此刻，你發現阿爸臉上生硬的神情竟變得溫柔。有時阿爸會答應你替他去採標本，同時再三叮囑安全第一。那次起大霧，落過雨後，山路格外泥濘，你一個沒踏穩滑了一跤扭傷腳，回家已過炊煙時分。等在門口埕的阿爸見你一身狼狽，趁拿藥酒的當口，要你以後別再去採標本了。父子之間，失去尪叔的傷疤仍隱約可見。

山中的採礦量大不如昔，金沙也不像以往隨地可得。阿爸的礦工生涯走了三十多年，大病沒有，小咳不斷，連爬坡也漸覺吃力。為減輕阿爸體力的負擔，你帶阿爸搬到車站附近的平房。蟬鳴喧鬧的晌午，你陪阿爸在診間，醫生指著X光片上那些分散在阿爸肺部的小圓形陰影，確診是矽肺病晚期。「礦工命免怨嘆！挖幾兩金仔，就要準備轉去。」阿爸喟嘆，彷彿拿了半世人的黃金，就得付出一生代價，滿布歲月紋路的臉容更顯滄桑；但即使無藥可治，你仍想為阿爸拚一次，帶阿爸搬去臺北就醫。而以此地為依歸的阿爸並不想離家，「免啦！這款症頭看哪個醫生都沒差。」任憑你費盡唇舌，阿爸仍執意留在家鄉，你只好妥協。每次進出醫院，你都感覺阿爸的時間又少了一天。那日，阿爸咳出血痰，「做礦工整身病，吃老才來拖磨，不值！」從小到大看多矽肺病、礦坑意外喪生的礦工，理應能與生離死別和平共存，只是這一回，你該怎麼說再見？對這座深受外人寵戴的「金山」，不懂為何，你厭惡多過喜愛。阿爸與尪叔把青春獻給了金礦，尪叔

更是連性命也賠進去，而矸肺則像無法抹滅的烙印，預告阿爸的一生即將終結。「趁少年去外面打拚，毋通像阿爸一世人沒效，只會守在山裡。」清醒時，阿爸對你說了最後一句話。或許青春的他，也想過出去看看外面的繁華，只是翻不過這座山。

芒花霜染山頭之際，你送離了阿爸，告別了桑梓。小發財載著中年的你，在公路上疾馳，身後的基隆山、窗外的青簿仔寮、橋下的金瓜石溪，在前進的車速裡慢慢地隱沒，取而代之的是阿爸病倒前帶你去鎮上賣金，走進銀樓，看老闆用瓦斯火不住打在金條上，然後截下半塊來的畫面。鼻頭一陣酸楚，你壓抑回首的衝動，深怕一個心軟就揮別不了身後的山。或者，離開不單僅有一個原因，還有其它？霧般的迷惘，隨著身處環境的變換漫延到他方。

在他方，經營南北貨生意小有成就，之後房地產起飛，臺灣發展到錢淹腳目的榮景，而老家的礦坑全面封閉。春去秋來，你在城市落地生根，刻意擺脫礦山人的身分，可是它仍透過《悲情城市》與《無言的山丘》走近你，雖因金礦停採而蕭條，卻蒙媒體青睞，死裡復活，吹起一陣觀光旋風；夢裡，淘金客從四面八方蜂湧，礦產量達亞洲之冠。然而，任憑它被商業包裝成黃金的故鄉也好，觀光新亮點也罷，你一次也沒回去過。

遍布整座山坡的油毛氈屋宅，黑壓壓地錯落在某個塵封的角落，一如未被挖掘前，沉睡了上百年的金脈。總以為離鄉的時間夠久，那些在山與海之間發生的悲喜就與你無關。一日黃昏，同鄉送來一張專輯，說是年輕人寫的礦山音樂。音響流洩著歌聲，瞬間，嗜金成癡的尪叔、教你採礦的阿爸、拒絕再看山生存的你，跑馬燈似地藉由歌詞閃過腦際。

我佇佇基隆山山頂 看著山下的青簿仔寮
想著阮夢中 金燦燦的金沙
那親像聽到金礦仔內傳出礦工仔的笑聲
我佇佇基隆山山頂 看著山下的金瓜石溪溪水
想著阮夢中 金燦燦的金沙
如今只剩滿山的管芒 來替他們表示繁華

礦工仔生夢空 生出青簿仔寮的希望
礦工仔生夢空 生出阿爸的白頭髮
礦工仔生夢空 生出白茫茫的管芒
礦工仔生夢空 生出阮回故鄉的願望
生出青簿仔寮 青簿仔寮的夢

遭颱風侵襲的青簿仔寮早成了歷史，讀著〈青簿仔寮的夢〉歌詞，你眼眶微潤。不禁揣測，礦產獲利與聚落生態，孰輕孰重？金脈沉睡了上百年的富礦小鎮，居民與土地本相安無事，原始時期，物資雖不豐，但生活平安；自金礦遭開挖，整座山千瘡百孔，人為刀俎，土地為魚肉，造成多少的客死異鄉。是否讓聚落單純地躺臥在山與海之間，才是它真正的命定？

而你明白，也許這只是離鄉背井之人一廂情願的想法，經媒體高度曝光後，以往的金礦史再度被挖出，說地底大概尚有價值兩千億元的金礦，也掀起是否重啟採金的論戰。看著電視上咖啡廣告的圓拱煙管，這是當年為排放煉銅廢氣而建的廢煙道，使周邊寸草不生，大人嚴禁小孩去附近玩。吹東南風時，污煙隨風瀰漫，早晨還翠綠的花葉，傍晚就變斑黃，你急著關閉門窗，阿爸無奈地說就算如此，也難以防止滲入體內那幾乎使人窒息的灼熱廢氣。

這是你首次回來，在全面封坑三十載後，當地居民終於盼到台糖釋出土地權，可惜凋零的尪叔與阿爸沒能等到這一天來臨。在有關單位評估是否重啟採礦消息之際，你倏忽想起滿身傷痕的基隆山、嗚咽的金瓜石溪、歎息的菅芒。你多希望讓繁華跟著黃金埋藏地底，那隨著爆破聲而至的落石成回憶，不會再出現任何干擾山城的決策。

從五寮仔往瓜山國小方位直行，行經對面運動場，沿左邊步道，順著斜坡前行，兩旁的樹木，跟從前一樣蓊鬱。踏經一長串的石階，景色豁然地呈現眼前，山腰座落的幾家民宿替故鄉換了一張不老的臉。你仔細環顧四圍，睽違的大肚美人山如昔，不過憑添了幾許滄桑。印象裡，朝左轉直走就能看到以前阿爸經常帶你去的水圳仔橋，橋下的溪是除了礦坑之外，尪叔最喜歡逗留的淘金地點。晨光溫柔地在你心上輕叩，你敞開心門，而回憶像飛簷走壁的賊，不著痕跡地偷偷竊走摯親永別的傷痛。你在模糊的視線中，努力想找出礦工宿舍的位置，不過時移事往，現下的青簿仔寮徒留駁坎。

綿延青山，盛開著白茫茫的菅芒花，天邊海景依舊。你深深凝望，那青春礦工的靈魂，走進壯年離鄉的遊子，成就髮白回家的自己，傾聽著關於聚落，在山與海之間，所發生的一切。

霧中風景

遠方搭起了朦朧的霧靄，遙望著籠罩底下那不斷蜿蜒，一階一階地向穹蒼延伸而去，宛若通往浩瀚他方的石梯，不禁讓人聯想假如可以順沿階梯，義無反顧往前走，在百轉千折抵達天邊後，究竟會有什麼樣的景象等在盡頭，是萬種風情的雲海，或光明與黑暗相爭的戰場，還是另一個完全聖潔榮耀的國度？

打從有記憶以來，石階在我腦袋裡就有它專屬的名稱——「路坎仔」，對它初始的通天印象，是和老家金瓜石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我喜歡路坎仔這個名字遠超過石階、樓梯等俗稱，感覺比較親切，也符合聚落的質樸本性。童年的我和同伴在石階上嬉戲：剪刀，石頭，布。贏家就前進幾階，長長的階梯，有時雙方輸贏逐漸拉大，差距甚遠，甚至會看不清楚對方的手勢。沒什麼玩具的年代，在路坎仔玩猜拳是最入味的人間煙火。或向左或向右不斷開展的路坎仔，自成不同的風光。

多雨又多霧的聚落，在許多人的印象中並不陌生，日治時代，天然的富礦造就全亞洲金礦產量第一的殊榮，雖由於太平洋戰爭頒布暫停採金，但應軍需另推行的「以銅養金」政策，還是讓它穩坐金屬礦山的寶座，其實在金、銅礦外，這裡還產煤。爾後，就算礦山全面封坑，金瓜石歸於沉寂，短短沒幾年的時間，藉著藍山咖啡的取景、歌手張宇在水湳洞〈用心良苦〉的MV鏡頭，March汽車、電視劇〈白鷺鷥的願望〉在金水公路的拍攝，以及音樂人林垂立〈春夏秋冬〉在茶壺山的呈現，重現山城風華，也吸引了大批遊客前往親睹風采，一到假日，小小的聚落無疑更讓人車擠得水洩不通，吹起的觀光風絲毫不輸過去自各地慕名而至的淘金潮。

展閱隸屬於我的愚騷物語，從老家的門口埕算起，向外擴張約略可分為雜貨店、大埕、兼養豬的賣豆腐人家、早餐店、熱鬧的酒堡口市集、八角亭、首映侯孝賢導演電影《悲情城市》的中山堂……。認真說起來，除了窩在家裡的良辰，我童年大半的遊戲時光就在這些景點穿梭來去。

三五同伴喜歡在背好注音符號與九九乘法，大人睡午覺的時刻，聚在門口埕跳房子、辦家家酒，班上數學常考滿分，話不多的一個男生，常被跟另一個女生湊對扮爸媽。那陣子不知哪來一個踩著木屐的阿姨，四處咆哮不堪入耳的髒話，木屐敲打石階的聲音，與她的漫罵聲形成一種詭譎的對比。一開始，只要漫罵聲由遠而近，孩童便如驚弓之鳥躲在角落偷看。時間一久發現她沒有攻擊性，幾個頑皮的孩子邊笑喊：「肖仔來了，大家快來看！」邊用橡皮筋射她，奇怪的是，她也不會閃，仍兀自地叫罵。後來，漫罵聲消失，穿木屐的阿姨不見了，數學考滿分的男生也轉學，老師說男同學陪父親帶母親去臺北的療養院治病了，當下哄嚷不已的教室頓時鴉雀無聲。許多年來，我幾度試圖把這段舊往從記憶檔案裡刪

除，可它卻自行復原，如果這是生命在教導我，即使悲淒也是人生的一景，我何不練習勇敢面對。

老家對面雜貨店的老闆跟家裡是世交，可是有一個錙銖必計的牽手讓老闆左右為難。某次阿公如常去店裡拿了幾樣什貨，因生病神智恍惚忘記付錢便轉身離去。當家的老闆娘立刻上門討債，阿公氣呼呼地表示自己沒做賊，只是不記得有沒有付款，但老闆娘一口咬定阿公沒給錢。爭執愈演愈烈，好在老闆趕緊過來勸阻說大家都老鄰居了，這樣嚷嚷成何體統，她反諷老闆做好人不打緊，但親兄弟也得明算帳，若每個人客都那樣，乾脆關店算了。最後阿嬤看不下去，道歉退貨了事，老闆娘也被老闆拉回店裡去，一場鬧劇才得以落幕。事後，阿嬤才發現阿公的錢囊擱在飯桌上。

每天，賣手工豆腐的阿伯會在固定的時間沿路叫賣：「豆腐——賣豆腐——好呷的豆腐……」，通常他會在大埕卸下扁擔，等生意上門，左鄰右舍聚集大埕搶購。油豆腐雖好吃，但我偏嗜白玉般，入口即化的板豆腐。若向隅豆腐伯的豆腐，還能去跟離大埕不遠的松仔買，松仔是養豬人家，也有做豆腐在賣，可是大家都不喜歡豬的味道與叫聲，大人習慣派小孩在門口等豆腐伯，等聽見叫賣聲就趕緊拿著事先準備好的銅板去買。

還有一位小個頭，名王貢的歐巴桑，經常背著一大袋煤炭去鎮上挨家挨戶兜售，長期負重下來，背已嚴重佝僂也不聽家人勸，只要不下雨，就能看到她賣煤炭的身影，歐巴桑的記憶力強，只要跟她買過一次，下回她就會去敲門詢問。阿嬤也曾帶母親去更山裡拾煤炭，趕在黃昏前回家劈柴起灶，如果撿的煤炭不足也會跟歐巴桑買。後來我問母親當時怎麼沒想過賣煤炭賺錢，她說清苦的年代怎有辦法撿到多餘可賣的量，夠自家燒灶用就偷笑了。那時的聚落，幾乎每戶皆有煙囪，瓦斯不普遍，無論吃飯或洗澡，都得靠煤炭燒水，用煤量極大。炊煙四起的傍晚，煤炭味從這家灌入那家，有時被薰到眼睛睜不開，少不了幾句沒惡意的抱怨聲。

在重組這些吉光片羽的過程中，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有遺漏了什麼，偌大山城浮世繪，假若不小心碰掉了小小的一塊，就無以完整地呈現兒時韶光，而我渴望珍藏關於聚落的每一幅風景，縱然有的角落不一定風和日麗。

啊，對了，攀爬於茶壺山的廢煙道，之於我跟許多當地人就類屬不風和日麗的定位吧，以致潛意識中我沒將之列為得天獨厚的名勝。不要說是我，就連母親也沒去過；然而，逾四十寒暑，廢煙道的確真實存在，並且成為土地上的一部分。去歲看到報導：「廢煙道在內的整個廠區重金屬砷還有銅等都超標，土壤含重金屬，最高超高達兩百倍，大量吸入恐導致嘔吐、血尿、肝腎病變等情況，甚至罹癌、死亡，市府早有公告此為污染管制區禁止進入……」仔細一瞧，原來是那三具號稱最長煙囪，廢煙道的新聞。搬離故鄉，重新看到攀爬於茶壺山的圓拱形巨物，是透過藍山咖啡到此地取景的廣告，彼時只覺得有一種滄美，等了解背景才

知又是一樁當地的悲涼。台金公司建造第一條廢煙管，穿過舊的三坑道，讓砵、疏通到山後排放，這條煙道不久就腐蝕，後來又建兩條備用的煙道。時至今日，長輩們提起廢煙道還是餘悸猶存。

母親說那些登上煙囪邊走邊照相的遊客還真有膽量，小時候，廢煙道是聚落囡仔的禁地。採金量慢慢變少後，台金公司蓋水湳洞煉銅廠，沒想到排放的銅煙成了空氣污染的源頭，六坑下方雖建了六十米高的煙囪，但方圓百里還是烏煙瘴氣，連煙囪本身也因毒煙腐蝕而不能使用，周遭幾乎長不出雜草。有一回隔壁的阿珠跟幾個較年長的孩子偷溜去那玩，結果回家就被罰跪算盤。母親說自己當然也會好奇，但想到會吃上一頓竹筍炒肉絲，便打消冒險的念頭。

我一直在想，當年究竟是怎樣高超的「功力」，才有辦法使鋼筋混泥土製成的煙道腐蝕，甚至斷裂？人為一己之私，虛索無度，廢煙道無言見證著歷史，其中的是非功過，我無權也無欲去評斷，且待天地去註解。

不管我是五歲或更長的年紀，玩伴們多流行去水湳洞，縱使那邊有片一分為二的特殊海景、海賊出沒等傳說，就是勾不起我的興趣。孩童三五成群的朝刺激國度探險之際，也剛巧聚落的午眠結束，大人三五成群，湊在屋後的大樹底，一夥人各自搬來矮凳，熱心的阿水孀會備妥茶葉，等全員到齊便開始天南地北話起家常。阿水伯在鎮上做生意的胞弟，回憶當年一大批翻山越嶺、飄洋過海的淘金客，在六百多公里長的地底焚膏繼晷開挖，任憑千瘡百孔的山哀嚎叫疼，還是一貫性地裝聾作啞，「人吶，就是想發財，整座山搞到崩掉也不在乎。」妻早逝又沒小孩的外省伯伯，領了退休俸隻身來此安養暮年，他說外地人都看這是一座豐富的礦體，但經日據時長期開採，就算真的是金山銀山也遲早會被挖得精光，最堪憐的莫過這些礦工，賺也沒幾個錢，退休還附贈大家聞之色變的矽肺病。一口帶著濃濃鄉音的國語，夾雜在眾多閩南話中，非但沒違和感，還情真意切引起共鳴。

「金礦頭家起大厝，礦工求呷飽。」比阿公長許多歲，在九份做礦的老礦工說到激動處，有點哽咽。「連九份也是，金礦坑的沙塵顆粒細，比煤礦坑的更容易吸入肺裡，好在當初頭家對阮這些礦工真照顧。」臺灣光復後，老礦工受雇於一位陳姓金礦老闆，陳老闆看見礦工們根本是拚健康在換錢，就盡所能照顧他們，常在家裡設宴請工人吃飯，賓客不絕，老闆娘從早到晚張羅飯菜忙得不可開交。只要有礦工跟陳老闆開口，他便會拿剝金仔的工具，按需求剝些金塊給借貸的員工，讓老礦工最感動的是，他沒讓員工簽或畫押任何的借據，就算日後沒還，陳老闆也不在意。這點讓家人非常不諒解，夫妻甚至為此起爭執，後來聽陳老闆說為感謝礦工冒著罹患矽肺病的危險，賣命採礦，自己只能盡力照顧礦工的生活，家人才釋懷。陳老闆跟礦工大口喝酒，總要喝個七、八分醉才盡興，長年累月下來喝垮了身體，最後離開人間。陳老闆過世後，老闆娘誤用印，整個金礦股份遭侵占，家道隨之中落。

我僅能以想像力，揣度長輩口中的辛酸，那一個是多麼渴望改善生活，卻又如此無能為力的年代。在暗不見天日的坑底工作，金礦老闆的和善是礦工的一盞亮光吧。

當然，聚落不是悲慘世界，自然也有其小確幸，比方帳戶多了兩千元，每月阿公會把母親跟阿姨在外地賺的錢存入郵局，等到一筆金額再轉定存。又譬如冬至前，左鄰右舍的婦女聚齊聚一堂搓湯圓，這是孩童的歡樂時刻，各人搓著手中的湯圓，年長阿嬤們動作相當俐落，會來幫年輕婦女忙，同心協力完成各家的湯圓，在清一色紅白相間的湯圓裡，布散著許多三角形、扁狀的湯圓，大人哄堂大笑說一看就知道哪些是囡仔搓的圓仔，整個空間飄溢人情與年節的溫暖。

在某些方面，金瓜石生與死，一線之隔的強烈對照，是其它地區難以看見的。踏進礦坑，生存、喪命；富貴、貧窮等摻雜未知的各種可能，養成百姓認分守己、珍惜當下的性情。

夏日，海天一色，白雲如棉花糖、翠綠的山巒，四面圍繞金瓜石，宛若構圖鮮明的印象派畫作。有次佇足大肚美人山，看著腳下黃金海，能生長在這樣得天獨厚的聚落，我內心感恩之情油然而生，位處高山上，竟又離海那麼近。但到了冬天，雨季十分漫長，聚落又靠近山頭的墳墓區，濕冷的空氣瀰漫著灰沉的氛圍。靈雨連綿，還好有大同電視陪著我，雖然只有三台可看的黑白螢幕上，千篇一律演著我看不懂的武俠對白。晚上不到九點，阿嬤就哄我去睡覺，說沒乖乖聽話早點睡會長不大喔。屋外落著雨，還沒念小學的我，聆聽滴答滴的聲音，身旁熟睡著小自己三、四歲的弟、妹，只有我還無聊地清醒，躺在床上，天馬行空想，山上墳墓裡死去的人，是否也跟活著的人一塊在聽著孤單的雨聲？

不知是否由於從小生活在與死亡和平共處的環境，礦山子民對死亡並不恐懼，反當它是人生的另一片風景。前幾年的清明，與家人返鄉，弟駕車行經雜草遍生的山徑，路旁是整片的墳墓區，只須搖下車窗，一伸手就能觸及墓碑，生命氣息與死亡記號在眼前重疊，筆路藍簞、建立家室、披星戴月、養育後代等畫面一幕幕浮現，先祖遺傳子孫其安分、刻苦諸多風範的影響，絕對超過碑上的文字。

難得回鄉，弟開車先載家人們去看看老鄰居。我則獨自沿車站步行，昔日炒栗子、糖葫蘆等攤販匯聚的中山堂，現今已被改建成時雨中學校區。酒堡口市集、八角亭已成廢墟。阿碧早餐店門緊閉，不知營業與否。再往下行經兼做豆腐的松仔養豬戶，豆腐香與豬仔叫消聲匿跡。空盪盪的大埕只有幾隻土狗。阿喜雜貨店沒做生意了。舊家屋後的老榕早被砍掉好多年，可當年大樹底，三五大人沏茶細說矽肺病無藥醫的辛酸、視礦工如親的金礦老闆的溫暖等閒扯淡的過往依稀浮映面前。

天邊又聚攏了霧，我小心踩過長長的路坎仔，跟家人會合。室內，長輩們正在翻舊照、聊古早，看到我到來，母親忙跟人介紹我是她的第幾個孩子。鄰居指著

全家福裡的其中兩位，說是童年跟我在老家門口埕一起玩家家酒的同伴，問我記得否。果真年華如湍流，小時候一起長大的孩子，現在皆已霜染髮鬢，如果走在路上必然是相見不相識啊。而阿公、阿嬤也先後凋零好多年了，想起小時候阿嬤說的：「沒乖乖聽話早點睏會長不大喔。」如果，當年我要賴像都市夜貓族，那麼，時光是不是就能走慢些，阿公跟阿嬤就能多陪伴我們幾年？

同樣的相片，學生時，看以前的聚落好純樸；現今仔細瞧，忽然驚覺也許是在那個艱辛的年代，大家首要任務就是圖吃穿飽暖，如果有閒錢也會存著未雨綢繆，又怎麼可能拿去裝修房屋。這樣想著想著，心裡不曉得怎會有點酸酸的感覺？甬管了，再想只怕難有結論。門前斑駁的路坎仔朝遠方延伸。呵，歲月清醒著，階上苔蘚也不遑多讓，自顧自的青綠。

一晃眼，屋外的霧色更深了。